

敦煌的光芒

□ 杨献平

夕阳晖光浓烈，涂染整个天地，如此恢宏之中，一尊伎乐天以反弹琵琶的绝妙姿势，优雅、丰美地屹立。第一次到敦煌，秋天虽然干燥，但暮晚时刻的光焰仍旧雄浑，就像这一座古老之地的历史，看起来遗世独立，但富有强烈的精神穿透性与文化纵深感。那是二十多年前，敦煌于我而言还只是一个纯粹地理上的想象，抱着走遍甘肃的想法，从酒泉乘车而来。

沿途都是连绵的戈壁，除了少数的绿洲及其包藏的村镇，沙子和砾石是大地的主题，当然还有骆驼草、蓬棵、红柳等，构成了高天阔地的敦煌外围最深切的生机和风景。临近敦煌市区，澄碧的天空正在变灰，冠盖洁白的祁连山正在由下到土地自行镀金。正在此时，那尊反弹琵琶伎乐天雕塑陡然映入眼帘，我不由浑身一震，轻哦了一声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我依旧清晰记得，自己当时那一声惊愕确定是从心底的共振腔发出的，千回百转间抵至咽喉的那一刻，变得异常灼热，眼泪汹涌而出……

是夜，无数的星星以清澈的光芒抚照着浩瀚戈壁，远处的三危山

以亘古的沉默托举着大地的辽阔，鸣沙山连绵的沙丘仿若一群前赴后继的雕像，有序排列且充满动感，其中有归乡的诗人和军士，也有僧侣与使者；有满面风霜的归客，也有衣冠如铁的将军……当我翻看当地友人送的诸多资料时，一页页的敦煌便在纸上铺展开来，久远而雄阔。至此恍然，我来到的是—座文化与艺术的殿堂。

早上的敦煌到处明亮，车越过浩大的戈壁，朝阳由地平线向着蓝空攀缘，窗外的戈壁上流动着无数细沙。仰头看到敦煌二字的时候，心里蓦然升起一片澄明的蔚蓝境界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言：“敦者，大也；煌者，盛也。”这大，是无极的，盛亦然。这大和盛，既是地理上的纵横千里、绵延无穷的壮阔，更是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所展现的吞吐八荒的包容气度。

细细凝视莫高窟，那一层层 的粗砂，颗颗粒粒相互挤压，间或裸露的砾石使得整个崖面显得格外嶙峋，崖顶有天然形成的“屋檐”凸起，千年来为下方的洞窟遮挡了流沙和雪雨。如此地质构造，古人究竟是如何

建造洞窟的？又何以能在这里容纳人类最璀璨的文明结晶？凝视的那一刻，不由想起了很多人，张骞、班超、玄奘、岑参……以及千百年来与敦煌、与莫高窟有关的人们。

在漫长的丝路岁月里，青金石与丝绸交织成文明的光芒，而敦煌从来人来人往、货品流转，也从来文化延宕、文明碰撞。而莫高窟独立标高——四望皆是无际的戈壁，然而洞窟内却别有洞天：历代的画工以丹青为史笔，将人间烟火和信仰之光尽绘壁间，这层层叠叠的壁画，与每一个时代居住和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密切相关，又在一个寂寥之地构建了一种文明之光，那持续千年的代代接力式的开窟造像，是不同文化、文明的叠加、筛选、过滤、推送与传扬，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

洞窟之内，斑驳的壁画历经沧桑，却依然流转着永恒的光芒。我一遍遍地问自己，这些跨越千年的色彩，究竟出自谁人之手？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，让他们在这里悬身于幽暗的洞窟，以画笔和颜料，用超凡的写实精

神与想象力，描绘出文明在变迁与碰撞之中的细枝末节和劲风巨浪？

每一根线条仿佛都在跃动，哪怕只是一点而过的眼珠和发丝，也似乎在说话，让人身临其境，灵魂震动。出了一眼洞窟，再到另一眼，之间的距离很短，却恍若穿越重重时空。洞窟外，明亮的日光下的莫高窟斑驳沧桑；洞窟内，容纳的是美不胜收的人类艺术创造。

直到此刻，我也才真正明白，那尊反弹琵琶雕塑的原型出自第112窟《西方净土变》中的《伎乐天》，其中的伎乐天舞姿充满活力，神态优雅，气度雍容，配以石绿、赭黄、铅白的敷彩，使得整幅壁画庄重而灵动，一眼千年。

我顿时怔在原地，耳边顿然如有天乐轻绕，金石鸣响。眼眶再一次湿润……等我再回身看，巨大的日光从崖顶扑了下来，我又兀自笑了，自己对自己说，难怪千百年来总是有那么多人一次次来到这里，甚至为之付出—生。

回到市区，我到书店买了几本画册，都是高清的莫高窟壁画，而且很全，暗自说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想

念敦煌了，就翻看这些画册。

2019年，当我再次去敦煌，在烈日的炙烤下登临阳关旧址怀想与凭吊，感叹于漫漫古道上的诸多英雄与传奇；也在落日的鸣沙山上一滑而下，诸多的沙子发出声响，整个月牙泉都发出清脆的金石之声。

这次，我从敦煌夜市上带回了几尊雕塑，还有几幅临摹反弹琵琶伎乐天的画，将它们安放在书房一隅。多年后我每每思及敦煌，便一遍遍一页页地翻看那些从敦煌带回来的画册，恍然间，又想起丝绸之路上遥远的驼铃声、无际旷野之中倔强的绿洲，灯火灿烂之中的古城，以及摩肩接踵的身影。我也曾想象这样的场景：危崖长风、流沙中坚挺的骆驼草与红柳，寂寥的莫高窟里，有人依旧在悬空作画，他们神色虔诚，彩笔飞舞之间，原本空寂的墙壁上顷刻鼓乐声声，弦乐飘飘……每一个笔触仿佛都在呼吸，每一道纹样都散发着清澈的光芒。这光芒是莫高窟的、是敦煌的、是中国的，更是人类的；是雄浑的也是细腻的；是精美的也是宏大的；而每一束光芒都斑斓深邃。

端午帖

□ 刘梅花

五月一到，河西走廊的光阴一下花红柳绿，美好的季节开始了。

我小时候住在一条大河边，如果要画一幅小时候端午节的一个剪影，那一定是这样的——门前的树林子艾草长得很高，表姐牵着奶奶的衣襟，手腕戴着彩绳，一老一小走在杨絮儿飘飞的朦胧里。一个小女孩儿低头捡拾飘落的杨树絮儿，偏襟衣裳兜里塞满杨絮，带回家给姑姑们做荷包芯。

总是喜欢过端午节。经历了漫长的春寒料峭，到了五月天，时光一下子活泼起来。小贩在院子里吆喝：新鲜的樱桃萝卜哎——小葱秧哎——黄芽小白菜哎——

单单是这么一吆喝，还感觉不到端午节就快到了，只是让人觉得夏天到了。真正让人能感受到端午节气息的，是街边妇女们挂满荷包的架子，伴随吆喝声：牡丹荷包呦——香草荷包呦——老虎荷包呦——

架子上的荷包一摆一摆，不停地晃动，让人觉得端午节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。她们在街上走来走去，五月的风吹拂着荷包，荷包穗子齐齐摇曳，香草荷包的暗香一波一飘荡在街市。端午节一到，小孩子佩戴着各色荷包，一大串一大串，好看得很。

住在山谷里的人家，端午节过得比别处更有诗意。清晨，大雾弥漫山谷，柏树枝子、艾草尖上挑着水珠子，山坡半隐半现在雾里，到处湿漉漉

的。老人们喜欢赶早割艾草，折柏树枝，顺便掐一点嫩萱麻梢子。端午节的灵魂在于一束艾草。红绳扎好艾草，高高挂在门楣以示辟邪，驱除瘟疫。院子里烟火，点燃柏树枝。潮湿的柏树枝燃烧着，散发出清香的植物味道，寓意百病不生，好运随身，风调雨顺。

炊烟穿过树梢，飘到天空里去。烟雾缭绕的厨房里，炸油饼，蒸糯米，做蛋糕。烙薄饼，做绿油油的苕麻口袋。打凉粉，切—盘凉粉撒一点野薄荷点缀。雾气腾腾里掺和着人们的说笑声，小孩子坐在厨房门槛上，戴着花花绿绿的荷包，手里举着一朵刚开的金黄色蒲公英花朵或者紫色的马莲花，嬉笑打闹，脚边依偎着一只小狗。老人们总是说，过节是过给小孩子的，确实如此。

老人们为什么喜欢给小孩子过节？因为节日是一个窗口，让小孩子张望到世界的缤纷绚丽。这些记忆，会伴随一个人一生的成长。

前几天，我路过兰州市安宁区的一条街，沿途开满粉色的蔷薇花。我站在花朵下，觉得氛围和童年杨树絮儿飞扬的端午节很近似，五月的阳光，又暖又贴心。我戴着遮阳帽，拎着布包，沿着花朵盛开的街道朝前走。如果遇见杨树絮儿，就弯腰捡一点，像儿时那样，塞进口袋里，做个荷包芯。如果遇见青草地，就坐在草地上晒晒太阳，看看路过的女孩子们裙角儿飞扬，把花朵穿在身上。

捣间绽开雪白的内芯。

酿酒馃子也是个技术活儿。劲捣小了麦麸脱不干净，反之，劲捣大了又极容易把麦粒捣碎了。几十年的辛勤劳作，母亲深得要领，只见她左手急翻麦、右手慢放锤，所有的麦粒儿均匀地褪下了外衣。在簸箕的上下颠簸声中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麦仁。

酿酒馃子更是个细心活。母亲大都是在早晨就将麦仁下锅，大火煮沸、小火焖炖，灶膛里的柴火在风箱不断地吹捧下啪啪作响，火苗起伏跳跃。麦仁在大铁锅里挣扎、翻滚，一阵阵麦香窜出了厨房，飘散在院子四周，贪睡的我竟被这氤氲芳香勾馋了起来，一碗麦仁下肚，好不过瘾。这不是酿酒馃子的终极美味，它的最后一道工序至关重要，是个经验活儿。捞出煮烂的麦仁晾至常温，加入适量的专用酒曲搅拌均匀置于盆内。酒曲比例尤为重要，放少了清口没甜味，放多了酸味偏重甚至发苦。最后，用干净的纱布将盆盖包裹严实，发酵三天便可食用。一股淡淡的酒香隔着盆顶的纱布满溢了出来，房屋院落都荡漾着缕缕香气，闻之舌下生津，尝之，口味独特，一股清滑滑至舌根喉底，浑身舒畅。

又到端午，记忆深处的味道在脑海中再一次发酵，愈发醇厚香甜。



第 3324 期

醉蝶

〔中国画〕

姜莉作

故乡山景

□ 王 汗

雨像游子的乡愁一样，满满地下了一夜。

清晨，几声婉转的鸟鸣将黎明唤醒。一些早起的风儿唤醒了沉睡的草木，有更多的鸟儿加入到唤醒的行列里来，炊烟开始托举着朝阳，徐徐上升，最终举过头顶，挂在了东边的天空。又是一天的开始。打开门，尽是满眼的绿，没有一点杂质。推开篱笆门。被满眼的绿和满耳的鸟鸣声包围。被风和雨水洗过的大地干净明亮，天空湛蓝得如同被一片蓝布包裹了，几片棉花云惬意地点缀其中，享受着这清晨的一切美好。更远一点的山，层层环绕在半山腰，让人犹如置身了仙境。住在这里颇有几分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隐逸之趣。

吃过早饭，待阳光将雨水吸收得差不多了，便到那林中去走走。一条向上的路，将两排山峰从中划

开。路的更远处，层峦叠嶂，诸峰尽翠。我不去上更远的山，而是要上眼前的山。要上这座山，必须过一条不宽不窄、不深不浅的河流。河流欢快地流淌着，你若侧耳倾听，那潺潺的流水既像在低诉着自己的心事，更像是在诉说着整个夏天的心事。河流清澈见底，它就那样以自己的方式流向远方，最终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蹚过这条河就上了山。我只管上山，也不晓得这山的名字。这山上的树多为松树、桦树和樱桃树，除了被树占据的地方外，剩下的地方全被成片成片的野花草占据。这山，树大林深，我只在边缘地带独待了一会，便悄然下山。

下山，依然是要过那条河的。河流显得有些湍急，虽不是激流勇进，却也让人无处下脚。只好寻至最窄处，跨步跳过。过了河，便沿着这条河流逆

流而上，并不是要找寻它的源头，而是一种情之所至。流水声是大自然的音乐，我如河岸上一棵行走的树，流云不敢在天空中露面，唯恐怕爆热的阳光将它烤化了，如此天空只剩下阳光，只剩下—片蓝。

盘旋在天空的乌鸦将夏天叫得燥热不安。等到燥热退去，已是黄昏。远处的山峦，近处的房舍，山川草木，鸟虫人舍，这里的一切都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面纱，靠近西山的云朵也换上了彩衣。我站在家门前，被这眼前的黄昏景象包围。邻家屋里的饭香缕缕飘散。托举起朝阳的炊烟，又将夕阳送下了西山。一道夜的幕布把山里的一切与白昼分离开来。月亮渐渐爬上了树梢，朴实的月光泼在了山头。此刻，四野俱静，那游子乡愁般的雨又如期而至。

五月的庆阳

□ 凌 云

五月的庆阳
一束艾草挂门楣
香包刺绣的花蕾绽放
几条街几个堰
数座城数道川
被香包和刺绣点燃
像—树树的苹果花
一垄垄金针黄花菜
装扮着陇原的春夏

艾草的香
香草的香
在夏风中溢满
目光所及，皆是香包刺绣的精致和艳丽
皆是一碗黏米子焖饭的香甜

几根彩色的丝线
连接着数千年的情愫
—根绣花针
绣出了古老的非遗传承
千岁香包，指尖经济
尽显
陇东儿女心灵手巧
传承古艺绣出美好生活

黄土诗行

□ 剑 云

看见黄土高原
菜花金黄，蜜蜂飞翔
美丽凝成诗行
心绪化蚕为茧
爱抽丝为羽
羽化为芬芳之翼
戴着香包飞翔

看见黄土高原之上
麦浪滚滚，山丹红嫣
泾河两岸，幽风拂动
七月诗经，溢彩流光
空中飞天散花
大地锣鼓铿锵

看见高原之上高跷行走
莲花灯绽开的笑靥
高天之下纵情欢歌
后土之上最终的浪漫柔情
一切都这般地狂放肆意这般决绝绚烂

壮歌动地，时而欢快豪爽
情歌动心，时而徘徊哀婉
看见春秋的采诗官
风尘仆仆长发飘扬
风蹒跚跋
望月无言

黄土窑洞似岁月深陷的眸
看见高原的阳光照耀着乡魂

在村前的大树上与蓝天上
互诉着亘古的乡音

陇东端午

□ 匡 晖

大塬深壑碧成行，日气醺酣曹杏黄。
恰看榴花明锦绣，已欣麦穗秀风光。
满城霞彩满城绮，十里荷包十里香。
五绝非遗薪火继，高天厚土焕华章。

红樱桃

□ 刘成林

踮脚抓住樱桃树
小小红果簌簌落进小小的裤兜
樱桃 樱桃
屋檐下摇晃的馋虫
在蝉鸣里疯长
奶奶的蒲扇摇碎星光
木梯吱呀声藏着雀跃

当最后一抹晚霞
染红树梢的守望
攀着树身的夏天
早已风干成褪色剪影
咬破樱桃的酸甜里
漫出银针刺破的月光
和再没摇晃过的
蒲扇轻响